

綱鑑易知錄

四

中華書局

第四冊 唐紀

綱鑑易知錄

卷四十二至
卷五十二

唐高祖武德三年（公元六二〇年）起
唐代宗大曆十三年（公元七七八年）止

中華書局

綱鑑易知錄卷四二

唐紀

高祖神堯皇帝

姓李名淵字叔德，成紀人，涼李嵩之後。祖虎，事後周，封唐公；父昞襲封。帝仕隋爲太原

留守，進爵爲王，尋卽皇帝位，都長安，在位九年，壽七十一歲。帝舉兵晉陽，席卷長驅，奄有關中，掃除亂略，六年之中，海內咸服，成功之速，蓋由太宗也。

綱

庚辰

（六二〇）唐武德三年，是歲并楚、夏、定楊、梁師都、梁銑、鄭、梁法興、吳凡九國，定楊、梁法興亡。

春二月，唐以封德彝爲中書令。

綱

夏四月，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，破之，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。

目

宋金剛將尉遲敬德、尋相戰屢敗。四月，金剛食盡；北走。秦王世民追及尋相

於呂州，

（治霍邑縣，在今山西洪洞縣北。）

大破之，乘勝逐北，一晝夜行二百餘里，戰數十合。追及

金剛於雀鼠谷，（在今山西介休縣西南。）

一日八戰，皆破之。引兵趣介休，（即今山西介休縣。）金剛大

敗。敬德、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。

（永安卽霍邑縣，見上呂州。）

世民得敬德，喜甚，使將其舊衆八

千，與諸營相參。屈突通慮其爲變，驟以爲言，世民不聽。

劉武周聞金剛敗，大懼，棄并州

走突厥。

去年八月劉武周取并州。

（治太原縣，在今山西太原市太原鎮東北。）

金剛亦走突厥，皆死。世民

秦王得尉
遲敬德

入并州，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。

綱 五月，唐立老子廟。

唐立老子廟

目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：「晉州治臨汾縣，即今山西臨汾縣。羊角山，在今山西臨汾縣東。」爲吾語唐天子：「吾爲老君，吾，而祖也。」而，汝也。詔於其地立廟。

綱 秋七月，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。

伐鄭

目 唐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。屈突通二子在洛陽，唐主謂通曰：「今欲使卿東征，如卿二兒何？」通曰：「臣爲陛下盡節，但恐不獲死所耳。今得備先驅，二兒何足顧乎！」唐主歎曰：「徇義之士，一至此乎！」

綱 九月，唐攻鄭轅轅，（山名，在今河南鄆師縣東，鞏縣西南。）拔之。

目 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轅轅，拔之。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。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。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。屈突通、殷開山言於世民曰：「敬德驍勇絕倫，留之恐爲後患，不如殺之。」世民曰：「敬德若叛，豈在尋相之後邪！」遽命釋之，引入臥內，賜之金，曰：「丈夫意氣相期，勿以小嫌介意，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，公宜體之。必欲去者，以此金相資，表一時共事之情也。」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，行，巡視也。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，圍之，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，槊，矛屬。敬德躍馬大呼，橫刺雄信墜馬，翼世民出圍。更帥騎兵還戰，屈突通引大兵繼至，世充大敗，僅以身免。世民謂敬德曰：「公何相報之速也！」自是

寵遇日隆。

梁王死

綱 冬十二月，吳主子通敗梁兵，取京口。（在今江蘇鎮江市東南。）杜伏威擊之，子通敗走。
襲梁，梁王法興走死。

綱 辛巳，（六二二）唐武德四年。是歲夏、鄭、梁銑、吳亡，并楚、梁師都凡三國。春二月，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。（出今河南陝縣，至洛陽東南入洛水。）進圍洛陽。

綱 三月，夏王建德將兵救鄭。夏五月，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，鄭主世充降。

目 世民入洛陽宮城，觀隋宮殿，歎曰：「逞侈心，窮人欲，無亡得乎！」命撤端門樓，焚乾陽殿，毀則天門闕，廢諸道場。

綱 秋七月，唐秦王世民至長安，獻俘太廟。赦王世充，斬竇建德。

目 秦王世民至長安，唐都。俘王世充、竇建德獻於太廟。詔赦世充爲庶人，徙蜀；（蜀郡，即益州，今四川成都市。）斬建德於市。以天下略定，大赦百姓，給復一年。復，除也，謂復除其賦役。
世充未行，定州刺史獨孤脩德矯敕殺之；（定州治安喜縣，即今河北定縣。）免脩德官。

綱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。此後世錢文用「寶」字始此。

目 隋末錢幣濫薄，至裁皮糊紙爲之，民間不勝其弊。至是，初行開元通寶錢，徑八分，積十錢重二兩，輕重大小最爲折衷，遠近便之。

綱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。

劉黑闥起

開元通寶錢

秦王世民敗鄭主

徐圓朗稱
魯王

唐以秦王
爲天策上
將

秦王開館
延士

十八學士

房玄齡薦
杜如晦

房玄齡獨
收采人物

綱 八月，劉黑闥據鄆縣，（屬貝州，即今山東夏津縣。）唐遣兵擊之。

綱 唐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。圓朗先附李密，密敗歸竇建德。洛陽既平，圓朗降唐，拜兗州總管，至是舉

兵反，自稱魯王。

綱 冬十月，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。

目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，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，特置天策上將，位在王公上，以世民爲之，開府置屬。世民以海內浸平，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，杜如晦、房玄齡、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李玄道、蔡允恭、薛元敬、顏相時、蘇勛、于志寧、蘇世長、薛收、李守素、陸德明、孔穎達、蓋文達、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，分爲三番，更日直宿。世民暇日輒至館中，討論文籍，或至夜分。使庫直閣立本圖像，褚亮爲贊，號十八學士。士大夫得預其選者，時人謂之「登瀛州」。瀛州，神山名，仙人所居。

時府僚多補外官，如晦亦出爲陝州長史。（陝州治陝縣，即今河南陝縣。）房玄齡曰：「餘人不足惜，杜如晦王佐之才，大王欲經營四方，非如晦不可。」世民驚曰：「微公言，幾失之。」即奏留之。使參謀帷幄，軍中多事，如晦剖決如流。

世民每克城，諸將爭取寶貨，玄齡獨收采人物，致之幕府。幕府，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，故稱。每令入奏事，唐主曰：「玄齡爲吾兒陳事，雖隔千里，皆如面談」。

綱 唐遣趙郡王孝恭、李靖伐梁，孝恭，唐高祖從兄子。（趙郡即趙州，治平棘，在今河北寧晉縣西北。）

梁主銑降。

目 唐發巴、蜀兵，（巴、蜀，指今四川成都以東及重慶以東，陝西漢中市以南地。）以孝恭、李靖統之，

自夔州東擊蕭銑。

（夔州治人復縣，後改名奉節縣，在今四川奉節縣東北。）

時銑以罷兵營農，宿衛纔數

千人，聞唐兵至，倉猝徵兵，未集，乃悉見兵出拒戰。李靖縱兵奮擊，大破之，乘勝直抵江

陵，（今湖北江陵縣。）入其外郭。

大獲舟艦，艦，戰船。

靖使散之江中。諸將皆曰：「破敵所獲，當

籍其用，奈何棄以資敵？」靖曰：「吾懸軍深入，若攻城未拔，援兵四集，吾表裏受敵，進退不

獲，雖有舟楫，將安用之？今棄舟艦，使塞江而下，援兵見之，必謂江陵已破，未敢輕進，往

來覘伺，動淹旬月，吾必取之矣。」援兵見之，果疑不進，遂圍江陵。

銑內外阻絕，問策於岑文本，文本勸銑降。銑謂羣臣曰：「天不祚梁，不可復支矣。必

待力屈，則百姓蒙患，奈何以我之故，陷百姓於塗炭乎！」以太牢告廟，下令出降。

孝恭入城，禁止殺掠。諸將言：「梁將帥拒鬪死者，請籍其家，以賞將士。」靖曰：「王者

之師，宜使義聲先路。彼爲其主鬪死，乃忠臣也，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！」於是城中安堵，

言安然如堵，不驚動也。

秋毫無犯。南方州縣聞之，皆望風款附。孝恭送銑長安，斬於都市。以

孝恭爲荊州總管；靖爲上柱國，安撫嶺南。

（謂今廣東、廣西地，在大庾嶺之南。後爲嶺南道。）

綱 十一月，唐杜伏威擊李子通，執送長安。

綱 劉黑闥取唐定州，總管李玄通死之。

目 劉黑闥執玄通，愛其才，欲以爲大將，玄通不可。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，玄通飲醉，謂守者曰：「吾能劍舞，願假吾刀。」守者與之，玄通舞竟，太息曰：「大丈夫受國厚恩，鎮撫方面，不能保全所守，亦何面目視息世閒哉！」引刀自刺而死。

綱 壬午，（六二二）唐武德五年，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。是歲楚亡，并梁凡三國。春正月，劉黑闥自

稱漢東王。都洛州。（治永年縣，在今河北永年縣東南。劉黑闥改元天造。）

綱 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於洺水，（即南易水，出河北邯鄲縣西北太行山，經武安、邯鄲、永年至舊永年

縣城北，此指舊永年城北洺水。）黑闥奔突厥。

綱 夏六月，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，又寇定州。

綱 冬十月，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，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，（齊，齊州，治歷城縣，即今山東濟

南市。淮陽即陳州，治宛丘縣，在今河南淮陽縣東南。）敗沒。

綱 楚王林士弘卒，其衆遂散。

綱 十一月，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。

目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，山東震駭。劉黑闥盡復故地，進據洛州。齊王元吉不敢進，

而太子建成請行，故遣之。

初，唐王之起兵晉陽也，皆秦王世民之謀，唐主謂世民曰：「事成，當以汝爲太子。」將佐亦以爲請，世民固辭而止。太子喜酒色，遊畋；齊王多過失；皆無寵。世民功名日盛，建

成內不自安，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。曲意事妃嬪，詔諛賂遺，無所不至，以求媚於上。世民獨不事之，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、元吉而短世民。時世民、元吉皆居別殿，與上臺、東宮晝夜通行，無復禁限。相遇如家人禮。太子令秦、齊王教與詔敕並行，有司莫知所從，唯據得之先後爲定。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，神通，高祖從弟。（淮安卽顯州，治泌陽縣，卽今河南泌陽縣。）給田數十頃。張婕妤求之，婕妤，婦官。婕言接幸於上，好，美稱也。手敕賜之，神通以教給在先，不與。婕妤訴於唐主，唐主怒，以責世民，復謂裴寂曰：「此兒久典兵在外，爲書生所教，非復昔日子也。」

秦王每侍宴宮中，思太穆皇后早終，高祖后竇氏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，或歔歔流涕，歔歔，悲泣氣咽而抽息也。唐主不樂。諸妃嬪曰：「陛下春秋高，宜相娛樂，而秦王如此，正是憎疾妾等，陛下萬歲後，妾子母必無子遺矣！皇太子仁孝，陛下以妾子母屬之，必能保全。」唐主爲之愴然。由是無易太子意，待世民浸疎，而建成、元吉日親矣。

太子中允王珪、洗馬魏徵亦說太子曰：「秦王功蓋天下，中外歸心；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，無大功以鎮服海內。今劉黑闥散亡之餘，衆不滿萬，以大軍臨之，勢如拉朽，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，因結納山東豪傑，庶可自安。」於是太子請行。

〔綱〕十二月，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，（在今河南南樂縣西北。）劉黑闥亡走。

〔綱〕癸未，（六二三）唐武德六年。是歲漢東亡，并梁凡三國。春正月，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

降唐，唐斬之。

目 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，黑闥奔走不得休息，至饒陽，從者纔百餘人，餒甚。

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，饋之食，未畢，勒兵執之，送詣太子，斬於洺州。黑闥臨刑歎

曰：「我幸在家鉏菜，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！」武德四年唐斬竇建德，建德故將高雅賢等詣劉黑闥，謀爲建

德報仇。黑闥方種蔬，卽殺耕牛與之飲食，定計起兵漳南。

綱 二月，徐圓朗走死，其地皆入於唐。

綱 唐廢參旗等十二軍。參旗，軍名。（十二軍，見卷三十一「武德二年」唐置十二軍「注」。）

綱 夏，高開道寇唐幽州，高開道，武德四年稱燕王。（幽州治薊縣，卽今河北薊縣。）敗走。

綱 秋八月，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祐反。（淮南道，在淮水之南，領揚、楚、和、潁、濠、壽、廬、舒、蘄、

黃、光、沔、安、申等州。）

綱 甲申，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，（六二四）是歲高開道、輔公祐皆敗死，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

亡。春正月，置大中正。

目 依周、齊舊制，州置中正一人，掌知州內人物，品量望第，以門望高者領之，無品

秩。

綱 二月，置州、縣、鄉學。

目 詔州、縣、鄉皆置學，有明一經以上者，咸以名聞。

釋奠先聖
先師

改總管爲
都督

定均田租
庸調法

突厥入寇

〔綱〕帝詣國子學，釋奠于先聖、先師。〔禮文王世子：「凡始立學者，必釋奠于先聖、先師。」謂但奠置所祭之物，而無尸及食飲酬酢等事，以其主於行禮，非報功也。〕

〔目〕詔王公子弟各就學。

〔綱〕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。

〔綱〕三月，初定官制。

〔綱〕夏四月，頒新律令。

〔綱〕初定均田租、庸、調法。〔租庸調，見卷三十九魏大統十六年「身租調庸」注。〕

〔目〕丁、中之民，給田一頃，百畝爲頃。篤疾減什之六，寡妻妾減七，皆以什之二爲世業，

八爲口分。人八十畝。每丁歲入租，粟二石。調隨土地所宜，綾、絹、絁、布。絲經、絳、緯曰絁。歲

役二旬；不役則收其傭，通作「庸」。日三尺；或綾、或絹、或絁、或布，是之謂庸也。有事而加役者，旬

有五日，免其調；三旬，租、調俱免。水、旱、蟲、霜爲災，什損四以上免租，損六以上免調，

損七以上課役俱免。凡民贖業分九等，百戶爲里，五里爲鄉，四家爲鄰，四鄰爲保。在城邑

者爲坊，田野者爲村。食祿之家，無得與民爭利；工商雜類，無預士伍。男女始生爲黃，四

歲爲小，十六爲中，二十爲丁，六十爲老。歲造計帳，三年造戶籍。

〔綱〕秋閏七月，突厥入寇，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。

〔目〕或說上曰：「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，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。若焚長安而不都，

則胡寇自息矣。」上欲從之，秦王世民諫曰：「戎狄爲患，自古有之。陛下以聖武龍興，所征無敵，奈何爲此以貽四海之羞，爲百世之笑乎！願假數年之期，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。頡利，突厥可汗號。若其不効，遷都未晚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建成與妃嬪共譖世民曰：「突厥犯邊，得賂則退。秦王外託禦寇之名，內欲總兵權，成其篡奪之謀！」上大怒，召世民責之，會有司奏突厥入寇，上乃改容勞勉。詔世民、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之。（幽州治新平縣，即今陝西郿縣。）上每有寇盜，輒命世民討之，事平之後，猜嫌益甚。

綱 八月，突厥受盟而還。

綱 乙酉，八年，（六二五）春正月，以張鎮周爲舒州都督。（舒州治懷寧縣，在今安徽潛山縣東。）

目 鎮周，舒州人也，到州就故宅，召親故，酣宴十日。贈以金帛，泣與之別，曰：「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，明日之後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。」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，境內肅然。

綱 夏四月，復置十二軍。（武德六年二月廢十二軍。）

綱 丙戌，九年，（六二六）春正月，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。

綱 二月初，令州、縣、里開各祀社稷。（開音翰，里門。）

綱 夏，沙汰僧、道。（沙汰，言選擇之有所棄斥也。）晉孫綽與習鑿齒並行，綽在前謂鑿齒曰：「沙之汰之，瓦

礫在後。」鑿齒曰：「簸之揚之，糠粃在前。」

張鎮周治舒州

復置十二軍

詔定雅樂

目 太史令傳奕上疏曰：「佛在西域，言妖路遠，漢譯胡書，以漢語翻譯西域經論。恣其假託。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捐君親，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。僞啓三途，天途色慾，人途愛慾，地途貪慾。謬張六道。天道、人道、魔道、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。遂使愚迷，妄求功德，不憚科禁，輕犯憲章。

且生死壽夭，由於自然，刑德威福，關之人事，貧富貴賤，功業所招，而愚僧矯詐，皆云由佛。竊人主之權，擅造化之力，其爲害政，良可悲矣！自漢以前，初無佛法，君明臣忠，祚長年久。自立胡神，羌戎亂華，主庸臣佞，政虐祚短，梁武、齊襄，梁武，南北朝梁武帝。齊襄，南北朝齊

竟陵王子良，篤好釋氏，武帝殂，中書郎王融謀立子良不遂，太孫昭業立，誅王融，子良以憂卒。足爲明鏡。今天下

僧尼，數盈十萬。請令匹配，即成十餘萬戶，產育男女，十年長養，一紀教訓，可以足兵。」詔百官議之，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。僕射蕭瑀曰：「佛，聖人也，而奕非之。非聖人者無法，當治其罪。」奕曰：「人之大倫，莫如君父。佛以世嫡而叛其父，以匹夫而抗天子。蕭瑀不生於空桑，城名，帝王世紀云：『伊尹生於空桑。』郡志：『伊尹母既孕，夢神告曰：『白若出水即東走。』明日，白果出水，乃東走十餘里，顧其邑盡爲水，遂化爲空桑。有莘氏女採桑，得嬰兒於空桑中，即此。』乃遵無父之教。非孝者無親，

瑀之謂矣！」瑀不能對，但合手曰：「地獄之設，正爲是人！」上亦惡沙門、道士、僧也。苟避征徭，不守戒律。詔：「命有司沙汰天下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，冠亦作「官」，謂女爲道家者流。其精勤練行者，遷大寺觀；庸猥麤穢者，勒還鄉里。」

綱

六月，太白經天。

太白，陰星，上公、大將之軍象，出東當伏東，出西當伏西，過午爲經天；謂晝見午上，

地獄之設
正爲是人

爲不臣兵起也。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。立世民爲皇太子，決軍國事。

世民既與建成、元吉有隙，建成夜召世民，飲酒而酖之，世民暴心痛，吐血數升。上謂世民曰：「首建大謀，削平海內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爲嗣，而汝固辭；且建成爲嗣日久，吾不忍奪也。觀汝兄弟，似不相容，不可同處，當遣汝居洛陽，自陝以東皆主之。」（時秦王爲陝東道大行臺，故云陝以東皆主之。陝，陝州。）仍建天子旌旗，如梁孝王故事。」（梁孝王事見卷十二漢景帝三年。謂賜天子旌旗，出蹕入警。）世民泣辭，不許。將行，建成、元吉相與謀曰：「秦王若至洛陽，不可復制；不如留之長安，則一匹夫，取之易矣。」乃密令數人上封事，言「秦王左右聞往洛陽，無不喜躍，觀其志趣，恐不復來。」上乃止。

元吉密請殺世民，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。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：「今嫌隙已成，一旦禍機竊發，豈惟府朝塗地，乃實社稷之憂；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。謂周公誅管、蔡，存亡之機，正在今日！」無忌以告。世民召杜如晦謀之，亦勸世民如玄齡言。建成、元吉以秦府多驍將，欲誘之使爲己用，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。敬德辭不受，以告世民。世民曰：「公心如山嶽，雖積金至斗，知公不移。」元吉乃譖敬德於上，將殺之，世民固請，得免。

會突厥入塞，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。率更丞王晳密告世民曰：「晳音質。」太子語齊王：「吾與秦王錢汝於昆明池，使壯士拉殺之。因遣人說上，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。」世民以

張公謹取
龜投地

伏兵玄武
門

告長孫無忌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。世民歎曰：「骨肉相殘，古今大惡。吾誠知禍在朝夕，欲俟其發，然後以義討之，不亦可乎！」衆曰：「大王以舜爲何如人？」曰：「聖人也。」衆曰：「使舜浚井而不出，塗廩而不下，則井中之泥，廩上之灰耳，安能澤被天下，法施後世乎！是以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，蓋所存者大也。」世民命卜之，幕僚張公謹自外來，幕僚，幕府僚屬。見之，取龜投地，曰：「卜以決疑，不疑何卜！卜而不吉，庸得已乎！」世民意乃決。

於是太白再經天。傅奕密奏：「太白見秦分，秦王當有天下。」上以其狀授世民，於是世民密奏建成、元吉淫亂後宮，且曰：「兄弟專欲殺臣，似爲世充、建德報讎。」王世充、竇建德。臣今永違君親，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！」上驚，報曰：「明當鞫問，鞫音菊，推窮罪也。汝宜早參。」明日，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，伏兵於玄武門。建成、元吉俱入參，至臨湖殿，覺有變，欲還。世民追射建成，殺之。尉遲敬德射殺元吉。上謂裴寂等曰：「不圖今日，乃見此事，當如之何？」蕭瑀、陳叔達曰：「建成、元吉本不豫義謀，又無功於天下，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爲奸謀。今秦王已討而誅之，陛下若處以元良，委之國務，無復事矣！」上曰：「此吾之夙心也。」遂立世民爲皇太子。軍國庶事，悉委太子處決，然後奏聞。建成、元吉諸子皆坐誅。

綱 罷沙汰僧、道。

綱 以魏徵、王珪爲諫議大夫。

目 初，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，及建成敗，太子召徵謂曰：「汝何爲離開我兄

弟！」徵舉止自若，對曰：「先太子早從徵言，必無今日之禍。」太子改容禮之，引爲詹事主簿。詹事，東宮官名。亦召王珪、韋挺於嶠州，嶠音雖，上聲。武德七年，高祖責建成以兄弟不睦，歸罪於王珪、

韋挺、杜淹，並流嶓州。（嶓州治越嶓縣，即今四川西昌縣。）皆以爲諫議大夫。

綱
帝自稱太上皇。秋八月，太子卽位。

詔傳位於太子；太子固辭，不許，乃卽位。

放宮女三千餘人。

立妃長孫氏爲皇后。

后少好讀書，造次必循禮法。上爲秦王，后奉事高祖，承順妃嬪，甚有內助。及爲后，務崇節儉，服御取給而已。上深重之，嘗與之議賞罰，后辭曰：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」晨謂報曉，索，蕭索也。周書牧誓篇：「牝雞無晨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」以喻紂惟婦言是用也。妾婦人，安敢預聞

政事！」固問之，終不對。

綱 突厥入寇，至便橋，（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北長安故城便門外，卽西渭橋，漢武帝造以通茂陵。）帝出禦之。突厥請盟而退。

目 梁師都所部離叛，國寢衰弱，乃朝於突厥，勸令入寇。於是頡利、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，騎寇涇州。（治保定縣，在今甘肅涇川縣北。）頡利進至渭水，便橋之北，遣其腹心執矢思力入見，執矢，複姓。以觀虛實。思力盛稱「二可汗將兵百萬，今至矣。」上讓其背盟入寇，欲先斬

思力。思力懼，乃囚之。

上乃自與高士廉、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，與頡利隔水而語，責以負約。突厥大驚，皆下馬羅拜。俄而諸軍繼至，旌甲蔽野，頡利見思力不返，而上輕出，軍容甚盛，有懼色。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，獨留與頡利語。蕭瑀叩馬固諫，叩同扣。上曰：「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，以我國內有難，朕新卽位，謂我不能抗禦也。我若示之以弱，虜必放兵大掠，不可復制。故朕輕騎獨出，示若輕之；震曜軍容，使知必戰；虜既深入，必有懼心，與戰則克，與和則固。制服突厥，在此舉矣！」是日，頡利來請和，詔許之。斬白馬，與盟於便橋之上。突厥引兵退。蕭瑀請曰：「突厥未和之時，諸將爭欲戰，陛下不許，而虜自退，其策安在？」上曰：「突厥之衆，多而不整，君臣之志惟賄是求，昨其達官皆來謁我，我若醉而縛之，因擊其衆，伏兵邀其前，大軍躡其後，覆之如反掌耳。然吾卽位日淺，國家未安。一與虜戰，結怨既深，彼或懼而脩備，則吾未可以得志也。故卷甲韜戈，啗以金帛，啗，餌之也。彼既得所欲，志必驕惰，然後養威俟釁，一舉可滅也。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，此之謂也。」瑀謝不及。

〔綱〕九月，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。

〔目〕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，諭之曰：「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，專習弓矢，居閑無事，則爲汝師，突厥入寇，則爲汝將，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！」羣臣多諫曰：「於律，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。今使將卒習射殿庭，萬一狂夫竊發，出於不意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」上